

爱有回声

◎颜巧霞

姑姑家有两位表姐,我从小就发现了其中奇怪的地方:大表姐比小表姐大了六岁,却只比小表姐高一个年级。问妈妈原因,她只搪塞我:“大表姐念书迟!”我追根究底:“为什么迟?”她答:“迟就迟了,你管那么多干吗?”

我知道妈妈在敷衍,但也不再费心去寻答案,我们忙着长大,有更多新鲜有趣的事情在招引着我们。我要去远方读书,而大表姐恋爱了。小伙子是她在外地打工认识的,她打算远嫁。

突然有一天,姑姑托人捎信来,说姑父的腿摔断了。爸妈急忙赶过去,原来,姑父独自去表姐要嫁的人家附近暗访,找到可靠渠道细致地打听后,发现那男孩子原是个偷儿,在认识表姐的前一年还在坐牢。这个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,一向灵巧敏捷的姑父登船归来时心烦意乱,一不小心把腿摔断了。

大表姐被从命运的陷阱边拉开了。后来她嫁了一个诚实善良的男子,一直过着被姐夫疼爱的好日子。

而我幼时想要知道的答案,终于在时光里水落石出,原来大表姐不是姑父亲生的女儿。姑姑在前夫患病去世后,便带着大表姐嫁给了姑父,而大表姐的第一个家因为太穷,没有给她上过一天的学。所以,她比小表姐大那么多,却只高了一个年级。

大表姐有了两个孩子,而姑父生病了。对姑父的照料,表哥和小表姐都没有大表姐那么尽心。她带着他辗转于各大医院,独自远走他乡去为他寻民间偏方妙药……但最终大表姐的一片丹心没能挽回姑父衰颓的身体。姑父去世后,大表姐哭得撕心裂肺。

这样两个善良的人,让我们看到这人世爱有回声。

忌口

◎蔡晓菲

孩子这几天拉肚子,因为是母乳喂养,所以怀疑是自己吃了什么东西导致的,心里自责得很。实在没辙,开始忌口,喝粥、啃馒头。

接下来的每个清晨,父亲会早起给我煮粥热馒头。有时是白粥、有时是黑米粥、有时杂粮粥,父亲总是变着法儿给我换花样。

儿时生病忌口,喝上一碗白粥、啃两根母亲自己腌制的萝卜条,瞬间舒服多了。还有那些冬日傍晚,大人出门干活未归,我放学回家,灶头间里总会有热乎乎的粥等候着。双手捧着碗,疲惫的身心得到极大的宽慰。

老话说,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,现在也有了深切的感受,比如喝粥这件事情。其实母亲早就说让我忌口试试,一开始我还嗤之以鼻,后来孩子病情没有起色,我方寸大乱。只要怀中的孩子少受一点罪,哪怕只有极小的可能性,我也要尝试。

不知是吃的益生菌起了作用,还是我的忌口到位了,娃终于不拉肚子了。我想等他大一点,也要告诉他该忌口时要忌口。在人生中,平淡里蕴藏着想不到的安稳与甜蜜。

本版投稿邮箱
2457901059@qq.com

未富贵而还乡

◎李晓

里常疙疙瘩瘩、心事重重,也不会笼络人,喜欢独处,性格怯懦,就适合写点文字而已。

老乡们对我的这个回答较为满意。吴大毛也说,你说的话确实还是有道理的,你平时看起来就总是像欠银行贷款的样子。我点头:银行贷款我不欠,就欠堂伯这些人的厚望。

侯裁缝喜欢看古今小说,他问:我看你平时把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转在微信群里,有些我们也看不大明白,你有没有想写个像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那样的大东西出来,或者至少像莫言那样写出个比如《红高粱》来,也给村子里的人撑撑脸面。

我回答得有些结结巴巴:我没那些文学大师们的能耐,就写些像村子里那些草、树、石头、水井、烟囱、镰刀的普通东西,自己图个乐呵。

在场的村人们纷纷说:侯裁缝,你不要给他压力,他想写啥就写啥,我们也没指望他凭写个文章就把村子里的名气打出去,该种地就种地、该发财就发财。

我起身四处鞠躬感谢。

村人严老板是搞建筑开发的,是村子里最有钱的人。他提问:你一年写文章到底挣多少钱?

问题一个比一个触及内心。我只好装作喝肉汤,实在是没底气,但我得回答。我说写一篇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,按照目前市场价格、常规稿酬来说,可以买上五六斤普通猪肉,一年算下来,大致可以买上三四头普通生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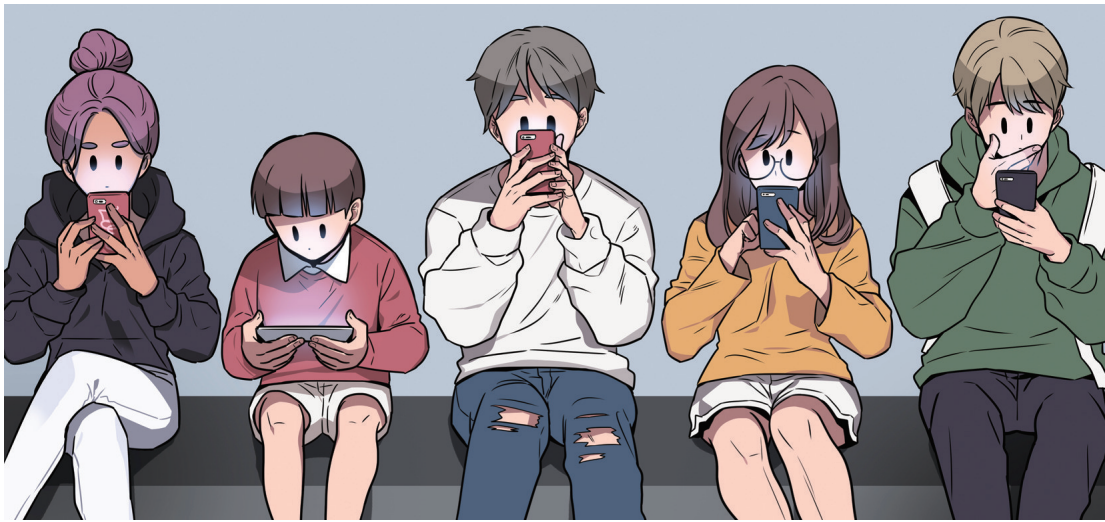
严老板呵呵笑,挥舞着肉嘟嘟的手说:这样吧,我现在差个秘书,你跟着我搞,一年给你开上十几万的工资,到时也给我写个创业传记啥的书出来,如何?

老乡们随即附和。

这个、这个,等我退休后再说——我回答。我俗人一个,也爱钱,但我怀疑跟常摆出颐指气使样子的严老板能否搞好关系。我这个人看起来软弱,但其实一些性格的B面如礁石潜伏在海水之下。想起他买了豪车,在村子公路上如开一架飞机般趾高气扬,我在心里对他还是有些抵触,或许其中有轻微忌妒的成分。不过,让我最终宽恕严老板的是,他捐款给村子里硬化了3公里公路。

我们又一起讨论了城市邻里关系、如何养生、治疗痛风小偏方等问题。我感到畅快,心里一些悬着的石头落了地,总算是有了个交代。

老家土地里生长的根须,把我们这些老乡难分难舍地缠绕在一根老藤上。



手机有毒

◎刘德凤

母亲打电话过来说:“这手机啊,还真有毒!”

手机有毒?刚给她买的新手机呀,教她用的时候都好好的,怎么就中毒了?我有些疑惑,忙问她:“是不是打开很慢?”她说:“不是。”我又问:“是不是老跑出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,关都关不掉?”她还是回答:“不是的。”这下我更迷糊了。

母亲说,短视频什么的太好看了,最近她常常看到很晚,早上起来接着看,今天感觉眼睛上蒙了一层雾,有时候还像进了沙子一样很不舒服,白天又总是打瞌睡。

换智能手机前母亲曾经和我说过,隔壁的李婶学会了玩手机,每天都抱着手机玩个没完没了,经常看她对着手机哈哈大笑。老

伴让她做事,她还不乐意,两个人为此经常吵架。前阵子,李婶感觉脖子不对劲,老是酸痛无比,还上了医院。我说手机这玩意儿有好处也有坏处,劝母亲换新型手机方便和我们联络,没想到,才过了没多久,她就“中毒”,眼睛受不了了。

我劝她少玩手机,看多了对颈椎、眼睛都不好,还会影响睡眠质量,并列举某某睡觉玩手机被手机砸坏了眼睛、某某忙着玩手机没有看管好孩子出了事、某某因为玩手机过度得了病这些新闻。母亲听了连连表示:“嗯,少玩、少玩。”

晚上,我看到一条新闻:一个14岁的小男生,因为家长不让他玩手机,竟然从楼顶一跃而下,当场身亡。我看了心里直犯怵,想

起该检查孩子作业了,进到女儿房间,却发现她偷拿了我的旧手机正全神贯注地打游戏。我气不打一处来,一把抢过手机摔了。女儿号啕大哭,一个劲儿地哭诉她好些同学都有手机,就她没有,同学们讨论游戏类话题的时候她根本插不上嘴,言语里尽是不满和失落。想起曾经我们亲子关系融洽无比,现在买不买新手机给她、给不给她玩手机成为横亘在我们之间的沟壑,使得我们关系紧张。我怔了半晌,深深地叹了口气,手机果然有毒。

忽然闻到排骨烧焦的味道,我惊叫着赶紧跑进厨房,刚才一直在客厅刷手机的老公跟了进来,拍着脑门向我检讨:“本来等汤炖开的时候顺便看会儿手机,哪知道一拿起它就放不下来了,忘了锅里还炖着汤,手机真的有毒。”